

新年好

一觉睡到晌午时。醒来,一缕阳光正挂在窗边打盹儿。我伸着懒腰走到它跟前,眯起了细眼往外看。一夜鞭炮声,噼里啪啦好像绽开了一街的玫瑰花,鲜红的“花瓣”铺在白色的护栏旁,被风一吹,像一只只起舞的红蝶。

拢着额前的发,我定睛瞅着这一切,回味着过去一年来的好时光,有留恋,有思考,更多的思绪却是无法言语的,任它在心中翻腾。

是啊,一年又一年,年年春夏秋冬,繁华的世界风起云涌,只想以微笑守护最初的真诚。扬眉间,忽然一只鸟儿跳过,落在了窗台上,它惊恐地东张西望,然后抬起脚扇动起双翅飞远了。

揉了揉熬红的双眼,我抬头又望向了天,蓝蓝的天空中没一丝云彩。新年里,心里好像装了一只放飞的信鸽,不时俯首听闻街上“红玫瑰”中噌噌的炮声,响响落落的,如红流间翻

卷的浪花。

今儿过年,路远父母没回来,我们便不出门了。女儿在客厅里嗑着瓜子看电视,儿子还在酣睡,爱人早赴一场酒约了。我倚在窗前,眯着眼睛笑望这新年里的每一处温暖,如同与窗边的梧桐相约着,去摇醒一个温暖的春天。

刚刚还空荡的后街上,此时已行人如梭了,人们好像一个个迎春的鸟儿出了巢,挽着臂,牵着手,驮着儿子,拉着女儿,一家家好像走亲戚似的挎着竹篮子边走边说笑,那晃晃悠悠不疾不徐的样子,总让人想起一种和乐安泰的姿容来。

我说,这就是年的味道,用平常人的心态盈润一个富足的情怀。珍惜每一天,过好每一天,这就是新年带给我们最好的问候——新年好!

(韩芝莲 鹿邑汽修厂)



过年

传说古时候过年就是家家贴红对联、燃放爆竹以驱赶一种叫“年”的野兽。除夕这天户户烛火通明、守更待岁,盼平安过年。初一这天走亲串友,互道问候。这个风俗越传越广,逐渐演变成了民间的重大节日。民间有一句俗语“高兴得跟过年一样”,形容一个人遇见了喜事,流露出的愉快心情。

我童年生活在农村,那时候农村过年都是吃过腊八饭就把年货办。所谓办年货就是去集市上割一块肉,买一盘炮,再买点海带、葱、姜等生活必需物品。我小时候特别期待过年,过年可以穿上新衣服,可以天天吃肉,可以有压岁钱。好日子从父亲置办年货时就开始了。父亲在腊月初十左右就把肉割回家,母亲每天割下一点肉,与白菜、粉条、萝卜一起炖,以至于我现在每当想起小时候过年还满口生津。别人家一般都是把肉放到过年时吃,母亲却总是说:“什么时候吃不是吃啊,早吃还新鲜!”因为嘴馋,我和妹妹那时都认同母亲的观点。由于母亲的提前消费意识,我家过年都需要割两次肉。

那时候农村刚扯上电,村中没几台电视机,还都是黑白的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场景非

常热闹,一台电视机前围了几十人,嗑着瓜子,吃着花生,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。一台晚会,人们可以津津乐道好多天。

过年祭祖是最隆重的事情,所有家中的男丁一起拿着纸炮去坟地请仙逝的亲人回家过年,这不是迷信,这是中华文明的一种体现,更是一种孝道。这个祖先传下的文明,可以让后辈记着自己的根,记住什么是薪火相传,什么是一脉相连。蒸馍、过油也是过年的大事,这天除非吃饭,孩子是不能在家的,因为怕孩子说出不吉利的话。

儿时过年的游戏多是自娱自乐,有踢沙包、捉迷藏、自制车链子枪等。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玩开火车,把家中的架子车轮子上绑上一个木棍,邀上几个伙伴推着在地里跑,看谁推得最快,结果都是累得满头大汗,现在想想仍然觉得很兴奋。如今每当看着孩子在电脑上打游戏投入的样子,我都摇头叹息,因为他们已感受不到玩游戏玩得汗流浃背时的痛快。

时代不一样了,年的过法也在与时俱进,连发压岁钱都改成网上发红包了,但我还是挺怀念以前过年的情景。

(董绪武 鹿邑县人防办)

火红灯笼映童年

过了大年,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那欢乐喜悦的气氛中的时候,正月十五元宵节悄然而至。这个时候,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挑灯笼。

我的童年要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,虽然已过去30多年,但正月十五挑灯笼的情景,我还能清楚地记起。那时生活条件并不好,人们还不富裕,到了正月十三、十四,小孩子就耐不住性子了,早早就吃了晚饭,挑着各自的灯笼,来到大街上比赛谁的好。那时还买不起像现在这么好的灯笼,我记得当时孩子们的灯笼大多是用白萝卜做的。切一截约5公分长的白萝卜,中间挖一个洞,添上棉油或煤油,再用棉花搓一个捻子,一端放进油里,然后在萝卜下面扎上个小木棍,点燃灯芯,挑着忽闪忽闪

的。除了用白萝卜做之外,也有用高粱秆皮破成细长条编织成的,编个圆,外面糊上红色透明纸,有的画上花鸟图案,上下留孔,下面可在木板垫上,放个小蜡烛,绑上绳子用木棍挑着,这样的灯笼好看,但也有一不小心歪了着火的。这是最简单的灯笼式样,还有很多复杂的,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,很尽兴,笑声此起彼伏。每天晚上大家都会玩到很晚,毫无睡意,直到大人来催促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睡觉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,灯笼的式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有塑料制作的,装上电池,很耐用,又亮又美观,也会发出各种声音,高级得很。但对我来说,儿时挑灯笼闹元宵的情景仍是最难以忘怀的。

(梁富伟 扶沟县城关镇政府)

压岁钱

女儿一边认真数着压岁钱,一边问我:妈,您小时候过年盼不盼压岁钱?我说:盼呀!于是我就给女儿讲起小时候关于压岁钱的事儿。

那年大年初三,三姨来我家走亲戚。见到三姨我老远就喊:三姨,给您拜年!

嘿嘿,不啦,这闺女真懂事!三姨这样说着,并没有给压岁钱的意思。

我倚在门框边眼巴巴地望着三姨与母亲说话。

过年啦,老大找对象了吗?

没有。

老二呢?

还没有。

母亲与三姨一问一答。我知道三姨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,一家人住在漏雨的土坯房。大儿子、二儿子急着找对象,小儿子和女儿还在上学,三姨夫在磨坊磨豆腐一年挣不了几个钱,而且三姨夫胃不好,还得经常吃药。

而我呢,就那样站着,一门心思苦等三姨掏压岁钱。

终于,在我站得腿都发麻时,三姨掏出了压岁钱——两角,皱巴巴像豆叶。我刚伸手要接,就听到母亲说:哎呀,都多大啦,别要啦,你三姨(手头)急得很!我立即把手缩回兜里。不料三姨依然热情地把两角钱硬塞我兜里,还亲切地对我说:拿着,过年哩!

我听着母亲的话,看着母亲的脸色,心想:要做个听话的孩子,听话孩子不挨吵,也不挨打。我就装作特别懂事的样子,鼓足勇气,把兜里两角钱掏出来,硬塞回三姨兜里,对三姨说:我不要,大啦!塞回去的那一瞬,我又后悔极了,干嘛要听从母亲,两角钱呀,够买好几个江米糖果呢!于是忍不住在心里念叨:三姨,把那两角钱给我吧,都给您拜年了不是!拜年了就应该给小孩子压岁钱!可三姨只夸奖:这闺女,真懂事!然后再没掏那两角钱。我那沮丧呀,赌气一整天不跟母亲说话,自己一个人在被窝里哭,然后,再默默数着日子,一天、两天……一月、两月……就这样数着再过年,盼着三姨再给我发压岁钱。可一直数,一直盼,再没盼到三姨的压岁钱。

因为在盼中,三姨老了,家景好了,儿子都在村里盖了洋楼,娶了媳妇,连小女儿也考上大学,结婚生子。我也成为母亲,不能再收压岁钱了。

对女儿说完这些,只见她捂着嘴巴笑得前仰后合:两角,不会吧?妈,把我这几百元压岁钱都给你,咱买辆奥迪轿车,咱那“小现代”也太out了!

呵,生活在蜜罐里的女儿哪懂当年生活的艰辛啊!

(赵献花 周口市农业局)

回家的路

在过年回家的火车上,我遇见一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铁路职工,交谈中他说,他们家三代铁路人,深知“坚守”是铁路人的责任。为了让回家团圆的旅客平安返乡,许许多多的春运工作者都和他一样坚守在岗位上。听了他的话,我被感动了,被这个群体深深地感动了。

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隆重的节日,妻儿翘首以盼,老人望眼欲穿,都在等待远方的亲人能平安回家。为保障千千万万旅客安全到家,

铁路职工便没有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。为了火车的“大脑”和“眼睛”能正常工作,为了能使火车安全准点到达,为了旅客能早点回家过年,他们白天黑夜默默地坚守在铁道线上,不能跟家人团圆。正是他们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,才确保了春运工作的顺利进行,他们就是春运中最可爱的人。我要向春运工作者致敬,向春节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致敬!

(梁宗波 周口市川汇区)